

槐西雜誌



漢書門		九	一	九	二	八	類
四	四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葉	函	號	冊	葉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28
冊數	4 (2)
函號	309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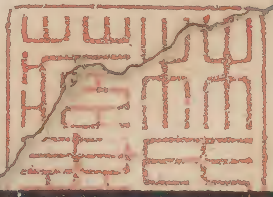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槐西雜志卷二
漢草文庫
觀弈道人筆記

安中寬言有人獨行林莽間遇二人似是文
士吟哦而行一人懷中落一書冊此人拾得
字甚拙澁波磔皆不甚具僅可辨識其中或
符籙或藥方或人家春聯紛糅無緒亦間有
經書古文詩句展閱未竟二人遽追來奪去
倏忽不見疑其狐魅也一紙條飛落草間俟

槐西雜志
卷二

本國系元 卷二
其去遠覓得之上有字曰詩經於字皆音鳥
易經元字左邊無點

景州寧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漆堆爲壁窠
書凹凸皴皴儼若石紋恒挾技游富貴家喜
索人酒食或聞燕集必往攬一坐一日值吳
橋社會以所作對聯扁額往售至晚得數金
忽遇十數人邀之曰我輩欲君殫一月工堆
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屈先生

一餐明日奉迎至某所寧大喜隨人酒肆共
恣飲啖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閉戶十數人一
時不見座上推甯一人無可置辨乃傾囊償
殖懊惱而歸不知爲幻術爲狐魅也李露園
曰此君自宜食此報

某公眷一變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
驕縱意忽泣涕數日自盡腫怪詰之故慨然
曰吾日日薦枕席殊不自覺昨寓中某與某

柳西雜志 卷二
童狎吾穴隙窺醜難言狀與橫陳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終快快不釋後竟逃去或曰已故易姓名讀書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花歟又奴子張凱初爲滄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鬻身於先姚安公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蓐凱愀然曰其女乎

已而果然問何以知之曰我爲隸時有某控其嫂與鄰人張九私衆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會官遣我拘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逋賦拘初八日笞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寬其限官檢徵比冊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張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嫂室乎杖而遭之其寔別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死昨夜夢其向我拜知其轉生爲

我女矣後此女嫁爲賈人婦凱夫婦老且病
竟賴其孝養以終楊椒山有羅刹成佛記若
此奴者亦近於羅刹成佛歟

馮平宇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備作流轉至萬
全山中遇翁嫗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
越數歲翁嫗言往塞外省長女四喜亦挈婦
他適久而漸覺其爲狐恥與異類偶伺其獨
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躍

直互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
恨雖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
命以禮結婚有夫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
讐君君旣見棄亦不敢強往聒君握四喜之
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載病
死無棺以殮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
述始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置
四喜無良狐女悅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置

狐女曠視曰父母嘗兒無不可者汝奈何對
人之婦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在去後
於四喜戶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
父母貧困往往於盜中俵內無意得錢米蓋
亦狐女所致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
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禮不至此殆平宇故
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宇雖
村叟而立心篤寔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

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盧觀察攜吉言桂平有夫婦相繼死遺一子
甫周歲兄嫂咸不顧恤餓將死忽一少婦排
闥入抱兒於懷詈其兄嫂曰尔弟夫婦尸骨
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兒付我猶可
覓一生活處也挈兒竟出莫知所終鄰里咸
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
女意或不忘舊情來視遺孤乎是亦張四喜

婦之亞也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
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冶蕩者
惟所欲爲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
某年少美風姿賞累于金亦不甚吝而不喜
爲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
閉門而沓滛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
隸恒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

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
翰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
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後來好色
勝登徒何郎甘爲風情死纔信劉三愛媚猪
卽詠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如此者乃知以
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卽以情斷天下事亦
不盡其變也

張一科忘其何地人携妻就食塞外傭於西

商西尚昵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貲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厭簿之詬諍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妻一日持挺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爱我昵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責於我此而不遺留之何爲一科益憤竟抽刃殺之先以百金贈西商而

後自首就獄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五十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曰我與尔婦最相昵尔不知也尔婦垂没私以尔託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尔歸里此人怒擲於地竟格鬪至訟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國温公時鎮烏魯木齊一日宴僚佐於秀野亭座間論及前竹山令陳題橋曰一不以

貧富易交一不以死生負約是雖小人皆古道可風也公輦蹙曰古道誠然然張一科曷可風耶後殺妻者擬抵而讞語甚輕贈金者擬杖而不云枷示公沉思良久慨然曰皆非法也然人情之薄久矣有司如是上卽如是可也

嘉祥曾映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塲圃外忽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詈尙能辨其一二語似爭

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黃泉乎

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情一回首見我窻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爲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爲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于重山悲哉兩決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

日欲晚決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藁砧
書可憐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
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箠不然死
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
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
曰李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
末不知爲所自作如寶元妻詩爲時人代作
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本余校勘四庫偶

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
泣鬼神全館吏錄出一紙久而失去今于役
灤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沉湮數百
年終見於世豈非貞魂怨魄精貫三光有不
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憲曰此詩次韓蘄王
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例推
之想當然也

勇氏安公寔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

之不荅視之無所見越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亦復然如是者十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獲一盜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餘次皆以人不睡而返問其日皆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瑞不必爲祥妖不必爲災爲祥爲災各視乎其人

明永樂二年遷江南大姓寔幾輔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徙獻縣之景城後子孫繁衍析居崔莊在景城東三里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莊故皆稱崔莊紀舉其盛也而余族則自稱景城紀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城崔莊間兵燹久圯其址屬族叔蔡菴家蔡菴從余受經以乾隆丙子舉鄉試擬築室移居於是先姚安公爲預題一聯曰當年始祖初遷地此日雲孫再造家後室不果築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棄諸孤卜地惟是處吉因割

他田易諸蔡菴而葬焉前聯如公自識也事皆前定豈不信哉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珩其祖長洲人流寓河間其父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徹殊不類小家女常私語其姊曰我不能爲田家婦高門華族又必不以我爲婦庶幾其貴家媵乎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黠平生未常忤一人初歸余時拜見馬夫人馬夫

人曰聞汝自願爲人媵媵亦殊不易爲歛衽對曰惟不願爲媵故媵難爲耳旣願爲媵則媵亦何難故馬夫人始終愛之如嬌女嘗語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青裙白髮作孤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以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識字隨余檢點圖籍久遂粗知文義亦能以淺語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口誦一詩請余書

之曰三十年來夢一場遺容手付女收藏他
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泊然而逝
方病劇時余以待直

圓明園宿海淀槐西老屋一夕恍惚兩夢之
以爲結念所致耳既而知其是夕暈絕移一
時乃蘇語其母曰適夢至海淀寓所有大聲
如雷霆因而驚醒余憶是夕果壁上掛瓶繩
斷墮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題其遺照有

曰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
無痕時一瞥最關情處在依稀又曰到死春
蠶尚有絲離魂倩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
夢恰記銅瓶墜地時卽記此事也

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謂
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晚出
數十年以髻鬢之子論耆舊之事而曰見其
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左邱明身

爲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唐
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開然佐
鬪諸說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說可信何
以異於是耶蓋漢儒之學務寔宋儒則近名
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舊說則不能出
新義諸經訓話皆可以口辨相爭惟春秋事
迹釐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爲楚人爲七
國初人爲秦人而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之說

搖旣非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迹皆
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趙鵬
飛作春秋經卷至不知成風爲僖母生母尙
可以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
尤爲悍戾偶在五雲多處卽原心亭檢校端學春
秋解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爲
鴻寶一日與友人游泰山偶談經義極稱其
論叔姬歸鄒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粧女

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寔主東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迹共姜俾隸太姬爲貴神今二千餘年矣昨尔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鄗爲淫於紀季虛辭誣詆是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鄗相距二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勝例不

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曖昧之謗耶尔再妄傳當鬱尔舌命從神以骨朶擊之狂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矣

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顧亭林昌平山水記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

在雲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
 北口內有業祠蓋遼人重業之忠勇為之立
 廟遼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距業僅數十年
 豈均不知業沒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
 所修托古托舊作脫脫蓋譯音未審今從三史國語解距業遠矣似
 未可據後駁前也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

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

子以春四時之勝胥覽焉每泛舟至

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
 塵境陰晴朝暮變態萬端雖一鳥一花亦皆
 入画其尤異者沿坡帶谷草茸茸如綠罽高
 不數寸齊如裁翦無一莖參差長短者苑丁
 謂之規矩草出

宮牆纔數步卽鬖鬖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
 以待

宸遊哉

李又聘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步場圃間遇一士甚溫雅各道姓名頗相欵洽自云家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爲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

所見如是何處更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寺張欲報謁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亦遂止一夕忽問君畏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已離形之人耳雖未見之然覺無可畏其人恧然曰君旣不畏我不欺君身卽是鬼以生爲士族不能遂焰口爭錢米叨爲氣類求君一飯可乎張契分旣深亦無疑懼卽爲具

食且邀使數來考論圖籍殊有端委偶論太極無極之旨其人佛然曰于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所論皆人事卽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合人事而言天道已爲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爲謂君聞心古義故就君求食君所見乃如此乎拂衣竟起倏已影滅再於相遇處候之不復睹矣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爲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窶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飢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鬻臂爲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覲面幼年怯懦懼遭訶詈不敢近相視

揮涕而已既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一覩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終一相見也後聞爲學使所納因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閨中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媪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捧樓上凝立良久忽對衆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寔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

夫其故有二一則搢柱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一則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絕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嗣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爰繹縣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爲負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爲專夫之

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則可矣必
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善
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談狐事聶松岩
曰貴族有一事君知之乎曩以鄉試在濟南
聞有紀生者忘其爲壽光爲膠州也嘗暮遇
女子獨行泥淨顛躓猜之挾掖念此必狐女
姑試與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狀因語之曰

我識尔尔勿誑我然得婦如尔亦自佳人靜
後可詣書齋勿在此相調徒多迂折女子笑
而去夜半果至狎媾者數夕覺漸爲所惑因
拒使勿來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
是也男女之事權在於男男求女女不願尙
可以強暴得女求男男不願則心如寒鐵雖
強暴亦無所用之况尔爲盜我精氣來非以
情合我不爲負尔情尔閱人多矣難以節言

我亦不爲噫尔節始亂終棄君子所惡爲人
言之不爲尔曹言之也尔何必戀戀於此徒
爲無益狐女竟詞窮而去乃知一受蠱惑纏
繚至死符籙不能驅遣者終由情欲牽連不
能自割耳使白然不動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法南埜又說一事曰里有惡少數人聞某氏
荒冢有狐能化形媚人夜携瓦罍布穴口果
掩得二牝狐防其變幻急以錐刺其髀貫之

以索操刃脅之曰尔果能化形爲人爲我釀
行酒則貸尔命否則立磔尔二狐嗥叫跳擲
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
我無衣履卽化形爲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
頸乃宛轉成一好女子裸無寸縷衆大喜迭
肆無禮復擁使侑觴而始終挈索不釋手狐
妮妮軟語祈求解索甫一脫手已瞥然逝歸
未到門遙見火光則數家皆焦土殺狐者一

女焚焉知狐之相報也狐不擾人人乃擾狐
多行不義其及也宜哉

田白岩說一事曰某繼室少艾爲狐所媚劾
治無驗後有高行道士檄神將縛至壇責令
供狀僉聞狐語曰我豫產也偶撻婦婦潛竄
至此與某昵我銜之次骨是以相報某憶幼
時果有此然十餘年矣道士曰結恨旣深自
宜卽報何遲遲至今得無刺知此事假借齋

口耶曰彼前婦貞女也懼于天罰不敢近此
婦輕佻乃得誘狎因果相償鬼神弗罪師又
何責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昵尔婦幾日曰
一年餘尔昵此婦幾日曰三年餘道士怒曰
報之過當曲又在尔不去且檄尔付雷部狐
乃服罪去清遠先生曰蒙泉之父此可見邪正之
念妖魅皆得知報施之理鬼神弗能奪也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

長漸慧點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爲妾頗有心計拊擋井井米鹽瑣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則必敗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歲價必貴朱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爲誰朱笑曰尔顛耶因戲舉其小名曰尔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爲某地某人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狐女君九世前爲巨商我爲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沒君三千餘金

冥謫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逋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後必現狐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爲餓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尸聽彼碎磔我庶寬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冉冉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

樹西雜志 卷二
卒爲此僕竊發剥賣其皮未知爲夙業浩嘆而已

從孫樹齋言高川賀某家貧甚逼除夕無以卒歲詣親串借貸無所得僅沽酒欸之賀抑鬱無聊姑澆塊壘遂大醉而歸時已昏夜遇老翁負一囊蹙蹙不進約賀爲肩至高川酬以僱值賀諾之其囊甚重賀私念方無度歲資若攘奪而逸龍鐘疲叟必不能追及遂盡

力疾趨翁自後追呼不應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門急入呼燈視之乃新斫楊木一段重三十餘斤方知爲鬼所弄殆其貪狡之性久爲鬼惡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則來往者多何獨戲賀是時未見可欲尙未生盜心何已中途相待歟

樹齋又言梁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冥司

見貯酒巨甕三皆題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啟
封尚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須飲盡方死
耳既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一日謂所親
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
盡矣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
李衛公食羊之說信有之乎

寶坻王孝廉錦堂言寶坻舊城圯壞水齧雨
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後修城時毀
其舊垣失所憑依遂散處空宅古寺四出祟
人男女多爲所媚忽來一道士教人取黑豆
四十九粒持咒鍊七日以擊妖物應手死錦
堂家多空屋遂爲所據一僕婦亦爲所媚以
道人所煉豆擊之忽風聲大作似有多人喧
呼曰太夫人被創死矣趨視見一巨蛇豆所
傷處如銃礮鉛丸所中因問道士凡媚女者
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蛇也

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噙精氣不必定相交接也旋有人但聞風聲卽似夢魘覺有吸其精者精卽涌溢則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見妖物豆在紙裏中猝不及解併紙擲之妖物亦負創遁又一人爲女妖所媚或授以豆鮑其色美不肯擊竟以隕身夫妖物之爲祟事所恒有至一時羣聚而肆毒則非常之惡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後適以是時來或亦神所假手歟

某侍郎夫人卒蓋棺以後方陳祭祀忽一白鴿飛入幃尋視無睹俶擾間烟焰自棺中涌出連薨累棟頃刻並焚聞其生時御下嚴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後必引使長跪先告戒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後卽褫衣反接撻百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呼號撻彌甚撻至不言不動格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後驅

使安州陳宗伯夫人先太夫人姨也曾至其
 家常曰其僮僕婢媪行列進退雖大將練兵
 無如是之整齊也又余常至一親串家丈人
 行也入其內室見門左右懸二鞭穗皆有血
 迹柄皆光澤可鑒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一
 縛於橙然後覆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
 後死時兩股疽潰露骨一若杖痕

刑曹案牘多被毆後以傷風死者在保辜限

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常刊秘方

以荆芥黃蠟魚鱉魚鱉炒三味黃色各五錢艾葉

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柱香熱飲之

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內不得食雞肉後其子

慕堂登庚午賢書人以爲刊方之報也

酉陽雜俎載骰子咒曰伊帝彌帝彌揭羅帝

誦至十萬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

或不驗余謂此猶誦驢字治病耳大抵精神

所聚氣機應之飛機所感鬼神通之所謂至誠則金石爲開也篤信之則誠誠則必動姑試之則不誠不誠則不動凡持煉之術莫不如是非獨此咒爲然矣

舊僕蘭桂言初至京師隨人住福清會館門以外皆叢冢也一夜月黑聞洶洶喧呶聲哭泣聲又有數人勸諭聲念此地無人是必鬼闖自門隙窺窺無所睹屏息諦聽移數刻乃

一人遷其婦柩誤取他家柩去婦故有夫葬亦相近謂婦爲此人所劫當以此人婦相抵婦不從而詬爭也會邏者鳴金過乃寂無聲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誤取之婦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則謂鬼附主而不附墓其不然乎

虔悼有佃戶孫某善鳥銃所擊無不中嘗見一黃鸝命取之孫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

鉄丸衝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鸝果墮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適一人能誦放生咒與約曰我誦咒三遍尔百擊不中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矇不識何以能禁制又凡所聞禁制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寔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俸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鉄釘醫以朴硝等葯攻之不下日漸羸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鉄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爲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鉄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鉄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

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約宋人集其所論爲此書云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白粉大書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

雨求神庇陰雨止卽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柰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蝸窟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殺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植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卽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

動者雖異類無問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朱導江言新泰一書生赴省鄉試去濟南尙半日程與數友乘涼早行黑闇中有二驢追遂行互相先後不以為意也稍辨色後知為二婦人既而審視乃一嫗年約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婦年約二十甚有姿首書生頻目之少婦忽回顧失聲曰是幾兄耶生錯愕不知

所對少婦曰我卽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兄妹不相見故兄不識妹妹則嘗於簾隙窺兄故相識也書生憶原有表妹嫁濟南因相款語問早行何適曰昨與妹婿往問舅母疾本擬卽日返舅母有訟事浼妹婿入京不能卽歸妹早歸爲治裘也流目送盼情態嫣然且微露十餘歲時一見相悅意書生心微動至路岐邀至家具一飯欣然從之約同行者

晚在某所候至鐘動不來次日亦無耗共往別處循岐路尋之得其驢於野田中鞍尙未解徧物色村落間絕無知此二婦者再詢訪得其表妹家則表妹沒已半年餘其爲鬼所惑怪所啖抑或爲盜所誘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長已矣此亦足爲少年佻薄者戒也時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隴時聞一事與此相類後有合窆於妻墓者啟壙則此人口在焉不知

地下隻魂作何相見焦氏易林曰兩夫共妻莫適爲雌若爲此事占矣戴東原亦在座曰後漢書尙有三夫共妻事君何見不廣耶余戲曰二君勿喧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獨忘之歟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慮及後來之合窆未免縱欲忘患耳東原喟然曰縱欲忘患獨此鬼也哉

雜說稱變童始房吏

錢詹事辛楣如此說辛楣能舉其書各今志之

矣始出依託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偽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閹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變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餌耳相傳某巨室喜狎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童媾戲時使執燭侍側種種淫狀久而見慣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檀越不爲然因其自願譬諸挾妓其過尙輕若處心積慮鑿赤子之天真則恐干神怒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况此事而以術取哉

東光有王莽河卽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

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籙言雍正末有丐婦
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
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
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
尔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尔也婦泣
不敢語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
死婦嗚咽不成聲癡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
何許人但於其姑置婦時知爲姓張耳有著

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
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尙有兄弟則棄兒是旣
兩世窮婆止一縷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
雖死有餘愧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
特夫急流洶湧少縱卽逝此豈能深思長計
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
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寧不耿耿
耶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

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爲超出恒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殞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啣冤黃泉實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狐友一日飲靜園家大醉睡花不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貴族醉後多變形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矣道力淺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則變睡則變倉皇驚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尸解已歸人道人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道曰公不能也凡修道人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駁也成道物易而人難物心一人心雜

也鍊形者先鍊氣鍊氣者先鍊心所謂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渙而形萎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叟寓言也深岩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嘗問所昵伶人曰尔輩多矣尔獨擅場何也曰吾曹以其身為女必併化其心為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如男心一綫猶存則必有一綫不似女烏能爭蛾眉曼睩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為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不失其貞為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為貴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存為賤女則歛抑其心雖盛粧而賤態在為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遽色為悍女則拘戾其心雖理詘無異詞其他喜怒哀樂恩怨愛憎一一

設身處地不以爲戲而以爲真人視之竟如
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
狀而不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
李玉典曰此語猥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
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
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
事不詣極者心心在一菟其菟必工心心在
一職其職必舉小而僚之丸扁之輪大而臯

夔稷契之營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與煉氣
煉心之說可互相發明也

石洲又言一書生家有園亭夜雨獨坐忽一
女子塞簾入自云家在牆外窺宋已久今冒
雨相就書生曰雨猛如是尔衣履不濡何也
女詞窮自承爲狐問此間少年多矣何獨就
我曰前緣問此緣誰所記載誰所管領又誰
以告尔尔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結緣以

何事在何代何年請道其詳狐倉卒不能對
囁嚅久之曰子于百日不坐此今適坐此我
見千百人不相悅獨見君相悅其爲前緣審
矣請勿拒書生曰有前緣者必相悅吾方坐
此尔適自來而吾漠然心不動則無緣審矣
請勿留女趙趙問聞窓外呼曰婢子不解事
何必定覓此木強人女子舉袖一揮滅燈而
去或云是湯文正公少年事余謂狐魅豈敢

近湯公當是曾有此事附會于公耳

烏魯木齊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爲羣
角利如矛稍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小者居
後自前擊之則馳突奮觸銃礮不能禦雖百
練健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掠之則絕不
反顧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隨之行止
常有一爲首者失足落深澗羣牛俱隨之投
入重疊磴焉又有野驃野馬亦作隊行而不

似野牛之悍暴見人輒奔其狀真騾真馬也
 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時有背帶鞍花
 者鞍所磨傷之處創愈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又有蹄嵌踏鉄者
 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為家畜
 騾馬逸入山中久而化為野物與之同羣耳
 騾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
 漢書西域傳所謂羝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
 又有野猪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鎗矢弗

能入其牙鋸于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
 薩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
 率其族數百夜出暴禾稼叅頰爾赫圖牽
 七犬入山獵猝與遇七犬立為所啖復厲齒
 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擬植木為柵伏巨礮
 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儻擊不中則其牙拔
 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駝止
 一峯巒之極脆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

峯出翠釜當卽指此今人以雙峯之駝爲八
珍之一失其寔矣

景城之北有橫岡坡陀形家謂余家祖塋之
來龍其地屬姜氏明恭姜氏妬余族之盛建
真武祠於上以厭勝之崇禎壬午兵燹余家
不絕如綫後祠漸圯余族乃漸振祠圯盡而
復盛焉其地今鬻於從姪信夫時鄉中故老
已稀不知舊事誤建一土神祠於上又稍稍

不靖余知之急屬信夫遷去始安相地之說
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余謂劉向校書已列此
術爲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地師所學不必
精又或緣以爲姦利所言尤不足據不宜溺
信之耳若其鑿然有驗者固未可誣也

象經始見庾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
太平廣記載棋子爲怪事所言畧近今法而
亦不同北人喜爲此戲或有耽之忘寢食者

景城真武祠未圯時中一道士酷好此因共
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轉隱一日從兄
方洲入所居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
其外出坐以相待忽聞窻外喘息聲視之乃
二人四手相持共奪一子力竭並踣也癖嗜
乃至於此南人則多嗜弈亦頗有廢時失事
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士畫
號板爲局拾碎炭爲黑子剔碎石灰塊爲白

子對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閒遣日原
不妨偶一爲之以此爲得失喜怒則可以不
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荆公詩曰
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二公皆
有勝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
則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對奕圖求題
者回爲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鉄拐
李枕一壺盧睡余爲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

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對奕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今老矣。自迹生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明天啟中。西洋人艾儒畧作西學凡一卷。言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啞者。理科也。默弟濟納者。醫科也。勒斯義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

也。提祿白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夫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皆其事業。道科則彼法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要。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畧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未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

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
像來獻卽於義寧坊勅造大秦寺一所度僧
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貞觀五年有傳
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
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
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
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
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大秦寺天

下諸州縣有者在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
吐火羅鬼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
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
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
養辰成式西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
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
德建國烏澹河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
波斯國來祠內無像於大屋下作小廬舍向

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卽所謂波斯天主卽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碑可據又枉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是譙彭城八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三篇亦有祆字音阿憐切註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傳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久亦不始于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獺其最豪者蒲號白番人本古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寔無像設稱謂聾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

之末年尚由賈船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
乃詫爲亘古未有艾儒畧既援唐碑以自證
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當時無一人援據古
事以扶源流蓋明自萬厯以後儒者早年攻
八比晚年講心學卽盡一生之能事故徵寔
之學全荒也

田氏姊言趙莊一佃戶夫婦甚相得一旦婦
微聞夫有外遇未確也婦故柔婉亦不甚愠
但戲語其夫尔不愛我而愛彼吾且謚矣次
日謚田間遇一巫能視鬼見之駭曰尔身後
有一謚鬼何也乃知一語之戲鬼已聞之矣
夫橫亡者必求代不知陰律何所取殆惡其
輕生使不得速入轉輪且使世人聞之不敢
輕生歟然而又敢鬼闕之漸併聞有謚鬼誘
人自裁者故天下無無弊之法雖神道無如
何也

戈荔田言有婦爲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
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
翁又愛而陰助之家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
之姑窘迫無計亦恚而自縊家無隙所乃潛
詣是室背啟鑰見婦披髮吐舌當戶立姑故
剛悍了不畏但語曰尔勿爲厲吾今還尔命
婦不荅徑前撲之陰風颯然倏已昏仆俄家
人尋視扶救得蘇自道所見衆相勸慰得不
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代然于婦無言
姑理尤無以姑爲代理是以拒姑返幽室沉
淪淒苦萬狀姑慎勿蹈此轍也姑哭而醒愧
悔不自容乃大集僧徒爲作道場七日戈傳
齋曰此婦此念自足生天可無煩道薦也此
言長允然傳齋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余有
嫌焉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鄉推祭

酒家忽有狐崇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則
 撼窓扉毀器物擲污穢無所不至老儒緣是
 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霸州諸生以河工
 事愬州牧期會於學官將以老儒列牒首老
 儒以狐崇不至乃別推一王生瑞後王生坐
 聚眾抗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興而狐去
 乃知為尼其行也是故小人無瑞小人而有
 瑞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君子而有妖天
 所以示之警

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書室寢是室者中夜
 開目見壁上恍惚有火光如燃香狀諦視則
 無久而光漸大聞人聲乃徐徐隱後數歲諦
 視之竟不隱乃壁上懸一圓猿光自猿目中
 出也僉曰此回寶矣外祖安公曰諱國維佚其字號今
 安氏零落殆是妖也何寶之有為虺弗摧為
 盡無可問矣蛇奈何不知後日作何變怪矣舉火焚之亦

無他異

崔媪家在西山中言其鄰子在深谷樵采忽見虎至上高樹避之虎至昂首作人語曰爾在此耶不識我矣我今墮落作此形亦不願爾識也俛首嗚咽良久既而以爪培地曰悔不及矣長號數聲奮然掉首去

楊槐亭言卽墨有人往勞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後門門外繚以短牆爲菜圃時日已薄

暮開戶納涼見牆頭一靚粧女子眉目姣好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視間聞牆外衆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於樹而首閣於牆上乃知蛇妖幻形將誘而吸其血也倉皇閉戶亦不知其幾時去設近之則危矣

琴王錢生言

錢生常客裘文達公家日相狎習而忘問名字鄉里

其鄉

有人家酷貧備作所得悉以與其寡嫂嫂竟以節終一日在燭下撚紵線見窓隙一人面

其小如錢目炯炯內視急探手攫得之乃一
 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土蝕斑然鄉僻無
 售者僅於質庫得錢四千質庫置積中越日
 失去深懼其來贖此人聞之曰此本怪物吾
 偶攫得豈可復脅取人財具述本末還其質
 券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酬其直且歲時
 周恤之竟以小康裴文達公曰此天以報其
 友愛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
 哉至慨還質券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緒餘
 耳世未有缺薄姦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
 友于兄弟而缺薄姦黠者也

王慶垞一嫗恒為走無常即灤陽消夏錄所記見送婦再醮之

者有貴家姬問之曰吾輩為妾媵是何因果
 曰冥律小善惡相抵大善惡則不相掩媿等
 皆積有小善業故今生得入富貴家又兼有
 惡業故使有一綫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

業則惡業已償善業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惡業則善業已銷惡業又續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謂也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業耳一姬又問有子無子是必前定祈一檢問如其籍不註吾不更作癡夢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雖註無子亦改註有子若常作無子事雖註有子亦改註無子也先外祖雪峰張公

為王慶堉曹氏壻平生嚴正最惡六婆獨時時引與語曰此嫗所言雖未必皆是然從不勸婦女布施佞佛是可取也

翰林院供事茹某言忘其名化是茹鏡曩訪友至邯

鄆直主人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卧神座前一賣線叟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納涼聞殿中有人聲

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冢
狐媚一少年死未絕之頃尙欲取其精其家
憤甚伏獵者以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衆噪
隨其後狐不投已穴而投里許外一鄰穴衆
布網穴外薰以火闔穴皆殪而此狐反乘隙
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蒙禍訟
之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
亦有亦曾殺人乎又良久應曰或亦有殺幾
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批其頰乃應曰寔數
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命適相當
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
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
禍不虛生雖無妄之災亦必自有所致之但
就事論事者不能一一知其故耳

汪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壇詩曰
我游天目還跨鶴看龍井夕陽沒半輪斜照

孤飛影飄然一片雲掠過千峯頂未及題名
一客竊議曰夕陽半沒乃是反照司馬相如
所謂凌倒景也何得云斜照乜忽震撼久之
若有怒者大書曰小兒無禮遂不再動余謂
客論殊有理此仙何太護前獨不聞古有一
字師乎

俞君祺言向在姚撫軍署居一小室每燈前
月下睡欲醒時恍惚見人影在几旁開扇
無睹自疑目眩然不應夜夜目眩也後僞睡
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側聽良久乃
敢稍移步人畧轉則已縮入矣乃悟幽魂滯
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計
彼非爲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纔一
舉念已彷彿見其遙拜可見人心一動鬼神
皆知十目十手豈不然乎次日遂託故移出
後在余幕中乃言其寔曰不欲驚怖主人也

余曰君一生慎密然殊未了此鬼事後來必有居者負其一拜矣

族姪肇先言曩中涵叔官旌德時有掘地遇古墓者棺骸俱爲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猶赤懼而投諸水有石方尺餘尙辨字迹中涵叔聞而取觀鄉民懼爲累碎而沉之諱言無是事乃里巷訛傳中涵叔罷官後始購得錄本其文曰白壁有瑕黃泉蒙恥魂斷水滸骨埋

山趾我作誓詞祝霜墳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爾不貞耶消爲泥滓爾儻銜冤心終不死末題壬申三月耕石翁爲第五女作蓋其女寃死以此代誌觀心仍不朽知受枉爲真然翁無姓各女無夫族歲月無年號不知爲誰無從考其始末遂令奇迹不彰其可惜也夫許文木言康熙末年鬻古器李鷺汀其父執也善六壬惟晨起自占一課而不肯爲人卜

曰多洩未來神所惡也有以康節比之者曰
吾纔得六七分耳嘗占得某日當有仙人扶
竹杖來飲酒題詩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携
一雕竹純陽像求售側倚一貯酒壺盧上刻
朝遊北海一詩也康節安有此失乎年五十
餘無子惟蓄一妾一日許父造訪聞其妾泣
且絮語曰此何事而以戲人其試我乎又聞
鷺汀力辨曰此真寔語非戲也許父叩反目

之故鷺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課有二客來
市古器一其前世夫尙有一夕緣一其後夫
結好當在半年內併我爲三生在一堂矣吾
以語彼彼遽恚怒數定無可移我不泣而彼
泣我不諱而彼諱之豈非癡女子哉越半載
鷺汀果死妾鬻於一翰林家嫡不能容過一
夕卽遣出再鬻於一中書舍人家乃相安云
龐雪唄初婚曰夢至一處見青衣高髻女子

旁一人指曰此汝婦也醒而惡之後再婚殷氏宛然夢中之人故叢碧山房集中有悼亡詩曰漫說前因與後因眼前業果定誰真與君琴瑟初調日怪煞筵禩入夢人記此事也按筵禩入夢凡二事其一爲仙傳拾遺載薛肇攝陸長源女見崔孚其一爲逸史載盧二真攝柳氏女見李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殊大惡作劇近時所聞呂道士等亦有

此術

語詳藥陽消夏錄

葉旌亭言其祖猶及見劉石

渠一日夜飲有契友迫之召仙女石渠命掃一室戶懸竹簾燃雙炬於几衆皆移席坐院中而自禹步持咒取界尺拍案一聲簾內果一女子亭亭立友視之乃其妾也奮起欲毆石渠急拍界尺一聲見火光蜿蜒如掣電已穿簾去矣笑語友曰相交二十年豈有真以君妾爲戲者適攝狐女幻形欺君一怒爲笑

耳友急歸視妾方刺繡未輟也如是爲戲庶
乎在不卽不離間矣余因思李少君致李夫
人但使遠觀而不使相近恐亦是攝名精魅
作是幻形也

費長房劾治百鬼乃後失其符爲鬼所殺明
崇儼卒劊刃陷胸莫測所自人亦謂役鬼太
苦鬼刺之也恃術者終以術敗蓋多有之劉
香晚言有僧善禁咒爲狐誘至曠野千百爲

羣嗥叫搏噬僧運金杵擊踏人形一老狐乃
潰圍出後過於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
殺深自憾悔今願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項
忽擲一物羣僧而遁形面去其物非帛非革
色如琥珀粘若漆牢不可脫齧悶不可忍使
人奮力揭去則面皮盡剝痛暈殆絕後痂落
無復人狀矣又一游僧榜門曰驅狐亦有狐
來誘僧識爲魅搖鈴誦咒狐駭而逃旬月

後有媪叩門言家近墟墓日爲狐擾乞往禁
治僧出小鏡照之灼然人也因隨往媪導至
堤畔忽攫其書囊擲河中符籙法物盡隨水
去媪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踪跡方懊惱間瓦
礫飛擊面目俱敗幸賴梵咒自衛狐不能近
狼狽而歸次日卽愧遁久乃知媪卽土人其
女與狐噫因其女賂以金使盜其符耳此皆
術足以勝狐卒爲狐筭狐有策而僧無備狐
有黨而僧無助也况術不足勝而輕與妖物
角乎

勇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
婚姻卜者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
今將死其妻數合嫁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
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問某甲居何
處其人問訪之何爲匠以寔告不慮此人卽
某甲也聞之恚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

後踰垣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鬪竟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年餘有嫗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叔及寡嫂也嫗暴卒無以殮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曲從匠尙未娶衆爲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則某甲不

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也乃無故生波卒輾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地震屋圮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回土張無念寓京師櫻桃斜街書齋以巨幅
潤紙爲憲。嚙不著一橋。取其明也。每月明之
夕必有一女子全影在幃心。啟戶視之無所
睹而影則如故。以不爲禍祟亦姑聽之一夕
諦視覺體態生動。宛然入画。戲以筆四圍鉤
之。自是不復見。而墻頭時有一女子露面下
窺。忽悟此鬼欲寫照前。使我見其形。今使我
見其貌也。與語不應。注視之亦不羞避。良久

乃隱因補寫眉目衣紋作一仕女圖。夜聞窸

外語曰。我名亭亭。再問之已寂。乃併題於幃

上。後爲一知府買去。或曰是李中山或曰狐也。非鬼

也。於事理爲近。或曰本無是事。無念神其說

耳。是亦不可知。然香魂才鬼。恒欲留名於後

世。由今溯古。結習相同。固亦理所宜有也。

姚安公官刑部江蘇司郎中時西城移送一

案。乃少年強汚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

蓋是少年遊西頂歸見是女擷菜園中因相
逼脅邏卒聞女號呼聲就執之訊未竟兩家
父母俱投詞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誤犯也
於律未婚妻和姦有條強姦無條方擬議聞
女供亦復改移稱但調謔而已乃薄責而遣
之或曰是女之父母受重賂女亦愛此子丰
姿家且富故造此虛詞以解紛姚安公曰是
未可知然事止婚姻與賄和人命寃沉地下

者不同其姦未成無可驗其跡無據難以質
女子允矣父母從矣媒保有確證鄰里無異
議矣兩造之詞亦無一毫之牴牾矣君子可
欺以其方不能橫加鍛鍊入一童子遠戍也
某公夏日退朝携婢於靜室晝寢會闈者啟
事問主人安在一僮故與闈者戲漫應曰主
人方擁爾婦睡某所婦適至前怒而詬詈主
人出問答逐此僮越三四年闈者婦死會此

婢以抵觸失寵主人忘前語竟以配閹者事
後憶及乃浩然嘆曰豈偶然歟

文水李華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廢寺云有魅
無敢居者有販羊者十餘人避雨宿其中夜
聞嗚嗚聲闇中見一物擁腫團團不辨面目
蹣跚而來行甚遲重衆皆無賴少年殊不忍
怖共以破磚擲擊中聲錚然漸縮退欲却覺
其無能噪而追之至寺門壞墻側屹然不動

遍視乃一破鐘內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
告土人治以鑄器自此怪絕此物之鈍極矣
而亦出勦人卒自碎其質殆見夫善幻之怪
有爲祟者從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滄州山果
莊人也言是莊故盜藪有人見盜之獲利亦
從之行捕者急他盜格鬪跳免而此人就執
伏法焉其亦此鍾之類也夫

舅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與一狐友甚暱

柳故貧狐恒周其衣食又負巨室錢欲質其女狐爲盜其券事乃已時來其家妻子皆與相問荅但惟柳見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籙不能遣募能効治者予百金柳夫婦素知其事婦利多金懇憑柳伺隙殺狐柳以負心爲歉婦諄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昨以五金爲汝女製冬衣其意恐有在此患不可不除也柳乃陰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

知之會柳與鄉鄰數人坐狐於簷際呼柳名先叙相契之深次陳相周之久次乃一一發其陰謀曰吾非不能爲爾禍然周旋已久寧忍便作寇讐又以布一疋棉一束自簷擲下曰昨爾幼兒號寒吾許爲作被不可失信於孺子也衆意不平咸誚讓柳狐曰交不擇人亦吾之過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始使知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齒於鄉黨亦無肯

資濟升斗者孳家夜遁竟莫知所終

舅氏張公夢徵言滄州佟氏園未廢時三面環水林木翳如遊賞者恒借以宴會守園人每聞夜中鬼唱曰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個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綾如是者數載後一妓爲座客毆辱恚而自縊于樹其衣色一如所唱莫喻其故或曰此盜鬼候代先知其來代之人故

喜而歌也

青縣一農家病不能力作餓將殆欲鬻婦以圖兩活婦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盡仍餓死不如留我侍君庶飲食醫藥得以檢點或可冀重生我寧娼耳後十餘載婦病垂死絕而復蘇曰頃恍惚至冥司吏言娼女當墮爲雀鴿以我一念不忘夫猶可生人道也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時其母

夢驚端午彩符者買得一枝因以為名年十
 三歸余生數子皆不育惟一女適德州盧蔭
 文暉吉觀察子也暉吉善星命嘗推其命壽
 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時姬已
 病瘵祈籤問帝尚能相見否得一籤曰喜
 鵲簷前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
 鴛鴦帶葉落霜彫寒色侵謂余即當以秋冬
 歸意甚喜時門人邱二田在寓聞之曰見則

必見然末句非吉語也後余辛卯六月還姬
 病良已至九月忽轉劇日漸沉綿遂以不起
 沒後曬其遺篋余感賦二詩曰風花還點舊
 羅衣惆悵餘醴片飛怡記香山居士語春
 隨樊素一時歸姬以三月三十日百摺湘褰
 颯回欄臨風還憶步珊珊明知神識曾先定
 終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即用
 籤中意也

論八字者祖李虛中然昌黎作虛中墓誌稱其推命用年月日而不用時其法當與今迥異論五星者祖張果其所傳果老五星一書唐書宋史二藝文志皆不著錄詞亦鄙俚殊不類唐人殆出依託然杜牧集有自撰墓誌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暉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官木為福

德大君子無虞也余曰湖守不週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火上還死於角宜哉其法乃全與今同是五星之說原始於唐特附會於張果耳疑虛中推命亦以八字或昌黎畧其詞或韓文傳寫漏一字觀方崧卿舉正朱子考異韓文訛脫原多也

霍翁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款題趙仲穆不知確否也

仲雍名雍松雪之子也

每室中無人

則回中人緣壁而行如燈戲之狀一日預繫長繩於軸首伏人伺之俟其行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画無形質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画妖疑皆有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花寺画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画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画妖對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化臣是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與一狐友一日狐倉皇來曰家有妖祟擬借君墳園棲眷屬怪問聞狐崇人不聞有物更崇狐是何魅歟曰天狐也變化通神不可思議鬼出電入不可端倪

其崇人人不及防或崇狐狐亦非能睹也問
同類何不相惜歟曰人與人同類強凌弱智
給愚寧相惜乎魅復遇魅此事殊奇天下之
勢輾轉相勝天下之巧層出不窮千變萬化
豈一端所可盡乎

